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種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談史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遁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是佛之旨予勿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纂弒者鑒其他蜀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末曷儒林外史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席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貶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

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云善者咸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我讀水滸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間齋老人序

儒林外史 序

近世演說書如紅樓夢實出金瓶梅其陷溺人心則有過之蕩寇志意在救水滸傳之失仍倣其筆意其出色寫陳麗卿劉慧娘使人傾聽而心知其爲萬無是事九陽鐘元黃弔柱諸回則蹈入封神傳甲冑後半部更外強中乾矣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傳金瓶梅範圍魄力則不及遠甚然描寫世事實情實理不必確指其人而遺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頻見可以鏡人可以白鏡中材之士喜讀之其有不屑讀者高出於外史之人有不欲讀者不以外史中下材爲非者也

光緒丙子暮春天日山樵識

儒林外史目錄

第一回

說楔子敷成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第九回

第十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第十三回

漣陽夫求賢開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第十四回

蘧公孫嘗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舉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游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鉞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台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秦伯祠名士主祭

第三十七回

第四十六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七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黨心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醫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八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第四十回

第四十九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德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第四十一回

第五十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官占鳳凰池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第四十二回

第五十一回

設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第四十三回

第五十二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第四十四回

第五十三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第四十五回

第五十四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逃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

天目山樵評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岐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盡盡人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無論得不得，終歸還說不好。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嶽崎磊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據書：集玉篇傳父命牧牛，牆上潛入塾，聽村父誦書，暮亡其牛，父怒，鞭之，不云早孤，此處不可所聞異耶。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個月，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就讀，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

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雇在開鹽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替體觀心，是謂學子，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情願放牛的也多，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開鹽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兩個，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顆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可遠去。」好所在，我亦欲從王先生游。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喫，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還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整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著兩眼淚去了。讀至此，不知何以

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掣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一兩個月，便儉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闌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見我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見我不及王先生所放者，不知凡幾。是實南字見不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是實南字見不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瀝，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畫所不到此文人之筆筆竟高於畫家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此句宜正告後世這人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思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秀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著一瓶酒，食盒上掛著

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毡條鋪了，食盒打開。那裏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毡條鋪了，食盒打開。那裏那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裰，兩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元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他原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喫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開口就是一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子，賣了個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喫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按傳冕北至燕京鐘樓街一日騎過冕提之不問姓名忽曰公非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敝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處內為河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親家寫一封字來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驢和豬，在我田裏喫糧食。

是鄉戶補那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騎

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

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纔上轎回去

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謂子平日不開口果然一

上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

了牛回去牽了牛回去冷極○蓋王先自此聚的錢不

買畫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

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

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

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

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

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

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

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

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

學問無一不貫通全書諸名士開山祖師却

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

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

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綠的時節把一乘

牛車載了母親他便帶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

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此元車

鄉中○國是目空千古然不忘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

羣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

農却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

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他在草堂裏坐著

說說話兒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

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敘禮坐下這

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

秦人虞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

家為秦老身分只如此若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

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

辦道只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

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個不曉得

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

此事著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

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是必費心大筆畫一

畫一個大人物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傍著實攪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本不願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題了詩在上面覆頭役裏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了十二兩只發十二兩銀子遂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新舊不辨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歲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信危老能作此語然但以名位相許是此兄胸中見識未明變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卽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

望外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看他理直氣壯如何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擊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此等說話危老先生時知縣尚不懂無怪翟買辦發怒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著倒要去帖子請著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擊帖子請你自然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拘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爺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

的霍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叫聲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開好了就到霍買辦消害病句就要取四鄰的甘結項籍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慈治晚飯與他喫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霍買辦做差錢方纔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厮那裏害甚麼病想是霍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著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知縣可謂愛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見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道一個堂堂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道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

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有此三折見得下民身上博取能具名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卒霍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裏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霍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一會裏面一個婆娘拄著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好在不從清早晨牽牛出去飲水尚未回來霍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娘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嚴關著門進去了按傳云高郵申屠明任紹興理官道吳興校書謝顯吳興校書謝顯遊說話之聞知縣轎子已到霍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坐山雖不甚大却青蔥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令我宛然身到知縣正走著

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家喫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賣。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著臉道：「與賣辦既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謬，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中不中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爺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害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母親，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

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拿了你的母親去不成？」人子難者若親丁罪，親白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秦老却道：「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喫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喫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洒淚分手。王冕穿上蘇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擎燈籠，站著看著他走，望不著了，方纔回去。秦老真情非泛泛應酬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個小巷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濟個不開彈指閒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

實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劣小厮勸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大牛半此王先生幾角交不爲尋常富家○傳上難舍圖此又題幾句詩在上含著諷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纔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著鍋的也有挑擔內挑著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大亂了此亦見本傳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降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兩袖一包耿餅拏過去拜謝了秦老山東秦人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

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牀王冕百方延醫調治總不成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跟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知子莫若母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墳墓不要出去作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著應諾非此母不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辭踊哀號哭得那隣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置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寇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綵髭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

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都下了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本以繫牛，今忽繫馬，牛若日不覓君之迹，我地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為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獷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頓消。漢高祖武王必能作此語。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按傳：易胡大海所執大海間策，吳王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蔬菜，自捧出來陪著吳王喫了，稱謝教海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

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豈有難言者也？說著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閤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危素之詞與八股之行皆在其後，此特借以了前案及映起全書許多時文鬼耳。然余患一著在安隆西門外不說著天色晚了下来，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了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欲寫怪風却先寫明月，此文家法。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著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

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的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

文曲星等若是其小平接上文

有厄

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

我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丁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

半省半年後

朝廷果然遣一員捧著詔書帶領許多人將著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髮皓然手扶拄

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

按

冕在樹大海軍中太祖

按以奇議畫軍而死

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

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

真

秦老獻過了茶

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蠅蚩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

詔回旨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

故秦老不知

並不自言

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隣斂些錢財葬于會稽山下是

年秦老亦壽終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

此亦竹垞翁贊中戲

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回還有正文

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起引所記之事也然與大事毫不相涉則是南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為稗官觀楔子一卷全占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真是不肯浪費筆墨

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故開口即打破卻只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

穿闖衣戴高帽欺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傳內事用來都不著形跡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是真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種小食烟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

翟賢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

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窮書生得納交於知縣翻翻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師而來也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有大關係

學畫荷花便有雨霽湖光一段將講星辰便有露涼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

秦老是極有情的人卻不讀書不做官而不害其爲正人君子作者於此寄慨不少

據無名氏保越錄王冕在湖大海軍中曾效策攻越城恐傳聞之誤大目山樵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次

○此同以王孝廉

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個和尚

住持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會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拜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苟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喫全不敬佛

申祥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

周蒙師道這老翁姓甚名誰